



千百年眼卷第四

瀟湘張燧和仲纂

秣陵胡宗仁彭舉閱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

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戰國九流中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脣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紉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

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論語爲命禪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謀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讀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躒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

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入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入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

華道者明矣，而用脩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証，而用脩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儻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
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
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
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
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
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

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
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
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
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
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
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
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
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

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詞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侷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廝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

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未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二百五十四卷四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
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
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
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
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
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
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
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
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
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
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
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
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

別群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
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
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
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撫
髀願識其人。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焚
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竊

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酈
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曷
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
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
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
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爲未燼之全書矣。又
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
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
因秦火自漢也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
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史紀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
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煨燼
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
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
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曆甲午司農鄧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
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
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
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

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便及纂脩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濶卅鉛總錄雙槐歲杪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兒有詩云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却葉公手疏也然秦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爲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鉤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眎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於乎

千百年耶 卷四
據秦之機燔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年間
何如哉

○○秦世文章

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
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
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豈第二章法琅琊臺
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
意虐焰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

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
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
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秦統內經
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爲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

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
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
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禱金人有何靈爽猶
潛然淚下於將徙况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
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爲秦用明矣故秦史旣書昭
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
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
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
矣秦昭王時築長城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
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爲過然
內政不脩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
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脩
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
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

者徒爲千萬世作後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左傳楚滅陳爲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旣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嬴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聖孫噓呵保護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弛

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

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
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
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
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
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
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
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
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
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
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
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
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

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
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
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
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
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卽○於○此○時○生○二○男
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
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
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

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曠曠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
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
侯將相竟足以亾秦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其大要
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
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
 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
 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
 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
 漢非諸傑所得奪也居巢叟旣知沛公有天子氣
 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

年十三尚能說羽赦外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已七
 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
 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
 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
 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
 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

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亾之者皆其不虞之廝隸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死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孱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咽啞叱咋之雄其堪為混一六合之主而無

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烏啄禹亦長頸烏啄而長頸烏啄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

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疆，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徂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

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

百全取 卷四
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爲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智，甚無謂。到後面，勢不得不殺矣，却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不弑帝，亦何救于烏江之敗也。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

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着，不知布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高祖酌貴遺轅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轅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

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

與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蕭何器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卽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體要如此。其器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一。真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子。

房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耳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漂母風旨與地上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進料

夫不能居功風旨大畧與地上老人同特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威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 ○ 韓信有後

廣南有甯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

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壩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鼎，羅夫呂氏當惠帝末也。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 漢告反之侈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令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

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賈之
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
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
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張良未嘗爲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
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
爲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
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
爲韓乎哉

○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篡臣也去疾爲張子房
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爲韓復仇則
謂之始終爲韓亦無不可也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封高后
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

爲后而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也。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也。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也。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婁敬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主所爲。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夷會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固結其心。而嗣君乃

屈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貶辱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實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嫂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則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

千○百○年○耶○卷○四○
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
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
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
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識○緯○多○
殺○不○辜○爲○累○大○矣○

○吕后邪謀在暮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吕○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
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吕○后○之○
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
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曩
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今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

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令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

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網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

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爲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愧悔耶。

千百年眼 卷四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戈綈集上書囊爲殿帷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
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
何也

千百年眼卷第五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福唐商家梅孟和閱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
城三國之中齊爲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
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爲之震恐且有
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爲內應幸諸呂已

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卽位之後諸侯
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爲盛文帝豈
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卽割其二
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
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卽賈誼所謂各受其
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
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
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
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
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旣無鉅援宐其速敗使齊
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
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
文帝爲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害之也史謂其以謫
去宐耳其爲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爲不及故
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爲

百全明 卷五
傳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
覽者徒執諛謫長沙一節爲諛嘆息謂帝終不
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爲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
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

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
絳侯反繫獄諛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悟
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
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

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寃不由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張于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況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

自○可○殺○炎○涼○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
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乂安
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
雲中烽火通于其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
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
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爲勤

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
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
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
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
后元年旣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熟計盡除收
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爲逆復行

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

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

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
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
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
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
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
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
孝文遺詔歛畢便塋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織

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與異時
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
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
蓋古者天子七月而塋諸侯五月而塋雖通喪必
以三年然亦以塋後爲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
能於五月未塋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
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塋漢高祖

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
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
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
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漚以
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漚之木拱則首

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
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
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袁盎幸免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
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
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
無知哉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意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拔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

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與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

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預事矣。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也。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

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予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也六十八人。其能

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也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也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諉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此亦鋤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俗而漢之君臣皆莫之耻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起顙宋真不能極澶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較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爲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申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談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限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縮減下吏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庶耻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

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

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
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
然，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
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
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
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
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
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
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
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覓一
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

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僂而漢儒乃孜孜言之
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
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
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
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
子於堯亦曰煥乎其為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
為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
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

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
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捍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
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至周
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
非不日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
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
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
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頤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

賞罰政令紀律之旣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爲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

孰謂太史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瞋語也。

○○史遷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

世正以見砒砒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汭曰：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于是爲極。遷脩著始終相

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
嗚呼旨哉汙可謂太史公知已矣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為靡麗之
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
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
一書為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
公書為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
也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史遷不解作賦

史遷載子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也
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
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
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軼才竟緝于雕蟲小

千百年眼 卷五
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黜。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邇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媿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

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
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
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
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
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
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從

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
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
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
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爲第一義夫
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爲至交

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匹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爲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

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耻而不肯爲也。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

公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羗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險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魯收得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
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
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躡而比
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
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

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
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
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
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
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
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卒爲石顯所陷疏
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毒
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
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
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
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

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
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
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水水火土之域乃
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況
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
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
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
繩人甚於三尺矣

○○歆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故學者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卽書、尚

辭務說故、雖平日胷中有千章萬卷、及冥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後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

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
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
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
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
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
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
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只收書不收圖。
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

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
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
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
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
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
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
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
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

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亾。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

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
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
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
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
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逮
鄭○泐○滌○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
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
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
逮○古○人○也○歆○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第五

終

十... 長...



